

甘蔗芽 苦菜花，

姜淑梅 著



苦菜花， 甘蔗芽

姜淑梅 著



俺的故事接着讲

姜淑梅

第一本书《乱时候，穷时候》出来以后，在北京开了个读者见面会。

有个女孩想问俺啥，她叫了声奶奶就哭了，一边哭一边说，说的啥俺没听清。

她这么难过，俺觉得对不起她，就说：“孩子，看俺的书不要哭，不要流泪，事都过去了。要是没有这么多苦难，俺也写不出这本书来。”

俺这辈子跟弹花槌子似的，两头粗，中间细，经历的事太多了。

俺上面有仨哥，大哥比俺大十七岁，二哥比俺大十四岁，三哥比俺大五岁。俺爹跟别人不一样，他喜欢闺女，仨哥他都没抱过，就抱过俺。

俺奶名叫小四，都叫俺四妮儿。听大嫂说，有一天，爹从城里回家，抱俺出去玩。爹是干净人，这是他头一回抱孩子。把孩子抱出去一会儿，他一个人回家了。

娘问：“你抱的孩子呢？”

爹说：“在场里玩呢，那里有很多小孩。”

“四妮儿不会走，她咋玩？”

“四妮儿开始不会走，走两步坐下了，自己爬起来再走。现在走得可好了，喜得哈哈的。”

娘不信：“四妮儿会走了？”

爹说：“你看看去。”

娘到场里一看，真的会走了。那时候，俺一周岁多，从这个怀里到那个怀里，没大下过地，会走了，都还不知道呢。

从俺家出门，走十步，左边是大井，右边往东十米是大水坑。娘就怕一眼看不到，俺掉坑里、井里。后来，二哥教学，在百时屯庙里办小学，娘让二哥把俺领学校去，就是给她看孩子。

二哥给俺一块石板、一盒石笔。去得晚，书都发下去了，人家都两本书，俺就一本语文。

学校离家近，俺家在道南，学校在道北。学校天天有早课，上算术，上体育，上完课回家吃早饭。他们都去，俺不去。吃完早饭，俺再跟二哥去学校。

学校不收学费，有三十多个学生，有十四五岁的，还有结完婚去上学的，就俺一个小闺女。没谁跟俺玩，也没啥玩的，俺玩语文书。时间不长，书皮就没了，这里掉个角，那里掉一块。

二哥看见俺的书，要打俺手板，没打就把俺吓哭了。

二哥说：“你看看同学的书，谁像你？不知道爱惜书！”

俺怕二哥。

俺不爱学写字，爱念书歌子，第一本语文前几课，俺跟着他们背会了。

二哥考俺：“你背语文。”

俺高高兴兴给他背：

天亮了。

弟弟妹妹快起来。

姊姊说：“太阳升起来了。”

妹妹唱：“太阳红，太阳亮，太阳出来明光光。”

二哥笑了，说：“行了。”

背是背会了，拿出来哪个字写黑板上，俺都不认得。

二哥说：“以后念书，用手指着念，比着书上的字写。”

第二回发书，二哥给俺四本书：语文、算术、常识、修身。

这回俺知道学，不祸害书了，还是跟不上趟。

第二册书没学完，俺家搬到城里。把家安排好了，二哥把俺送到女子学校，叫俺上二年级。教俺的女老师一个姓宋，一个姓商。俺没书，还啥都不会，天天挨手板，有时候打得手肿起来好高。

有个同学叫姚桂兰，她比俺大两岁，上三年级。看见俺天天挨打，她把二年级课本送给俺了。有书比没书好多了，但还是跟不上趟。

俺是收了麦子去城里的，到了秋天就说有情况了，八路军要打巨野城，老师学生都逃走，到农村亲戚家去了。从那以后，俺再没上过学。

六十岁那年，老伴死了。大闺女让俺学字，她想叫俺消愁解闷。她爸刚死，俺学不进去。当时她在北京读书，俺知道她心里难过，心想：要是俺会写信多好，能安慰她，逗她开心。再想：闺女叫俺

学字，那俺就学着给她写信吧。

那时候，俺住在秦皇岛的旅店里，等着处理车祸的事。店里的服务员没事了，俺说一句话，叫她们帮俺写个字样，俺比着写。写了一遍又一遍，写好了，再往信纸上写。就这样，一次一次求人写字样，一次一次比着写，一封信几行字，俺写半个月，邮走了。

那年，俺给她写了两封信，就停下不学了。

俺胆小。老伴死了，俺就怕黑天，一夜一夜睡不着觉，睡着了就觉得老伴在俺身边躺着呢。还不敢说害怕，怕吓着孩子。两个侄子在大庆开饭店，承包食堂，俺去帮忙，白天干活累，晚上睡得可香了。

老伴去世三年以后，小闺女要生孩子，把俺接走了。给她看孩子的时候，大闺女又让俺学字，俺又捡起来学。

咋能学字快点儿呢？俺想了个办法，自己编快板，让大外孙女给俺写出来。

孩子小，她睡了，俺就比着写；她醒了，俺就抱着她念。自己编的快板，一遍一遍念，就认识了；一遍一遍写，俺就会写这个字了，轻易忘不了。

有一个快板，编完写了很多遍，俺还记得：

打竹板，响连环，听我把老人的心愿谈一谈。

老太太进花园，手拉花枝想当年。

花开花落年年有，人老不能转少年。

老婆观罢花园景，转身回到家里边。

老婆沙发上坐，孝顺的儿女听我言：

娘死了，买张席子三道缠，深深的坑，埋得严。

亲戚朋友不给信，不叫他们多花钱。

儿媳妇听了这些话，拉拉板凳坐跟前，

伸手拉住婆婆的手：娘啊娘，你说这话俺心酸。

现在老人都长寿，你老也能活到一百三。

等到你老去世了，俺扎金山扎银山，扎童女扎童男。

扎个黄牛肥又大，雇上一帮好喇叭。

大车小车排成队，俺们披麻戴孝送灵前。

安达卖健身器材的地方都有体验中心，免费做体验，俺也去。
排队等着的人多了，那儿的老师就让大家上台演节目。

上台表演那天，俺给这个快板加了几句话：

老婆听了哈哈笑，不要不要我不要。

好儿女心疼娘，给我买张大锺床。

俺逗笑的话，小闺女当真事了，花一万八千八百元，给俺买了
个最好的锺石床。

那时候，俺也自己编歌，让大外孙女写出来，俺学写学唱。唱
熟了，俺也到台上唱。

这样用功不到一年，就泄劲了：俺又不考大学，学写字有啥用
啊？以后，就放松了，光认字，不写字了。光看书，也有长进，
越认越多，孩子的小人书都能看了。

过去平平常常的事，打仗啊、挨饿啊、批斗啊，现在都成了
好故事。第一本书出来以后，俺跟辣椒似的，老了老了还红了。

有个记者问：“奶奶，你的梦想是啥？”

俺说：“俺不知道啥叫梦想，俺知道啥叫做梦。写作，出书，是俺做梦都不敢想的事，这回成真的了。”

为了写好第二本书，俺跟大闺女回了一趟山东。那半个月里，俺娘儿俩天天忙“上货”，上回来不少新鲜货。

俺有个打算：只要活着，一年要出一本书，也不用多厚，一本书十多万字就行。

以后，俺还得接着上货，接着讲故事。

目录

序

俺的故事接着讲 / 姜淑梅	001
---------------	-----

老家女人

女老缺	003
爱莲	006
小妹	016
干绝户	025
三嫂	030
百时屯的媳妇	036
赔钱货	039
傻闺女	044
洗头	048

月亮地里讲故事	051
王门李氏	055
三样饭	061
戏迷婆婆	063
大姥娘为啥挤眼睛	074
黄明珠	077

老家男人

家族长	089
被胡子绑架的“亲戚”	093
明白人	097
亲爹找上门	100
穷得担不起自己的名字	104
继卜	107
恨乎	112
士平	114
白果树庄的傻子	118
四大爷还愿	121
三哥	124
爷公公卖牛	131

百时屯

上黄水子	137
时家场里	141
百时屯的井	145
百时屯的庙	148
庙台子	151
郭寺	154
锅屋	157
热死人	159
外扒户子	161
瞎子家	164
小时候咋玩	168
打架	173
穿戴	176
老辈子留下的规矩	179
赶会	190
种牛痘	193
吃苹果	196
逮鹌鹑	198
于家正骨	201
唱扬琴的	204

冯家家庙	206
傅家茶炉子	210

在东北

逃荒	217
刚到东北	221
第一次盖房	230
拉帮套的	234
五十多年前的狼	237
丁家和狼	240
忆苦思甜会	243
提洪林	246
孙家人	249
郭八	253
大病	256
车祸	259

老家女人

女老缺

百时屯的人都知道，来云他娘是女老缺。

老缺，就是胡子。

她爹就是老缺，家住孙官屯，出去弄钱，让人在东湖里弄死了。东湖里在巨野东边，听说就是现在的微山湖那片，湖很多。

那年，来云他娘十八岁，大辫子过腿弯。听说爹让人弄死了，她把大辫子往头上缠了几道，骑着马就去了东湖里，给爹报仇。

咋报的仇，百时屯人不知道，她也不说。

在百时屯，来云他娘跟俺娘最好，她比娘大十多岁，但得叫娘二奶奶。两个人经常一边抽烟，一边说话。百时屯的女人里，就她俩抽烟。

她问：“二奶奶，人家女人都不吸烟，你咋学会吸烟的？”

娘说：“二儿子小时候，俺家摊上官司，把俺愁得学会吸烟。”

娘问：“你咋学会的？”

她说：“俺爹叫人杀了，俺总想给俺爹报仇，想不出好办法，愁啊。报完仇，这烟戒不了了。”

来云他娘也裹脚了，裹出来的是大脚，也就意思意思吧。

人家都是小脚女人，她这两只大脚往那儿一站，一看就像个母夜叉，说话也粗声粗气的。

她说：“二奶奶，你可不知道，给俺爹报完仇，好人家没谁敢要俺。二十二岁那年，才嫁到百时屯，当后娘，家还穷，没办法。”

嫁到百时屯以后，她生了三个儿子、两个闺女。第一个儿子叫宝仓，生了宝仓，百时屯人都叫她“宝仓他娘”。二儿子叫来云，这个儿子十六岁那年，让她打出去了，十年以后回到百时屯。来云是个穷八路，来云他娘着急了，她给来云说了个媳妇是二婚头。两人结婚三年，没生孩子。一打听，在原来的婆家就不生，人家才休了她。来云想离婚，来云他娘拦着不让，说“休了前妻没饭吃”。

来云那时候已经是章缝区副区长，百时屯人不再叫她“宝仓他娘”，都叫“来云他娘”了。

有一次开会，来云正在会上讲话，来云他娘拄着拐杖进来了，举起拐杖就打来云。事后，她学给俺娘听：“俺不管开会不开会，娘个×，不听俺的俺就打！”

打也没拦住来云离婚，来云后娶的媳妇是他自己找的，新媳妇躲着婆婆不敢见，怕挨打。原来那个媳妇嫁到百时屯的西头时家，两年后生了个儿子。听说，这媳妇死的时候，棺材还是来云给买的。

俺记事的时候，来云娘快六十岁了，爱打抱不平，好骂人，不怕得罪人。土改的时候，也不知咋得罪了农民会会长，要开她的会，斗她。

几个民兵去她家，叫她去开会，她去了。她一走到，民兵

就叫她站到中间。她大声说：“叫俺开会，这是要开俺的会呀！奶奶个×，开吧！”

那些人都喊口号：“打倒恶霸！”

她喊：“你屙犁子！屙大牛！”

那些人再喊：“打倒恶霸！”

她喊：“你屙耙！屙犁子！屙大牛！屙大马！”

农民会会长叫儿童团的孩子去尿她，她说：“俺看哪个王八羔子敢尿俺？俺把你的小鸡巴揪下来！”

那些孩子谁也不敢靠前。

农民会会长一看，整不服她，就散会了。

从那以后，她骂会长更起劲了。她儿子来云在章缝当官，谁能咋着她？会长干脆躲着她。

日本人在巨野的时候，爹在县里当过文书。八路军解放巨野以后，章缝区贴出布告，要枪毙他。听说了这事，很多老头老太太去了区政府，要保俺爹，那些人跪在区政府门口。来云他娘领着爱莲她娘、大黑孩他娘，去找区长说理。

听说，来云他娘拍着桌子、瞪着眼睛跟区长说话，不叫区长走。来云知道了，过来劝他娘，衣服袖子让他娘一把扯烂了。

后来区长出来表态说，明天枪毙的没有姜清车，那些老头老太太才起来走了。

三年困难时期，百时屯家家挨饿。来云他娘七十多岁了，没挨过去，一九五九年三月死了。听说，来云他娘死的时候，大辫子还老长呢。